

15

> John：攻打Lord English。

Meenah的鬼魂大军撕扯着悖论宇宙的边界，你的周围一片喧嚣，如同由尖叫与冲激的色彩所构成的血色阶旋风。等等，这应该是她的军队吧，嗯？你好像已经太久没有回忆过这些东西了。但你还是相当确定这就是你、Meenah、Vriska和另一个Serket想要组建的那支军队。那么，看来这是真的。Juju最终卸载了你们，精确地投放在该出现的时空。

每一个尖叫的人形都在冲入你头顶上方的黑洞的过程中变得煞白。而在你的下方，正中央的C位站着Lord English——庞大的、完全体的、花哨的、筋肉的、正在挥洒足以终结宇宙的无匹怒火的他。与幼年期不同的是，现在的他的眼球不再疯狂滚动。它们已被牢牢锁定，每个眼眶里都显示出一只黑8球。有那么一瞬间，你好奇了一下这可能意味着什么，但你的好奇很快就被他从嘴里喷出的超高能七彩龙息打断了。激光束撕碎了一整个中队的鬼魂，他们的领头人是……难道是……*Tavros*？

似乎不是个统领军队的好人选，但你又懂什么呢？可是，计划中带头冲锋的不应该是Vriska吗？说到这个，她现在去哪了？

> 聆听。

没有时间让你沉迷于Vriska了。她很可能就躲在附近的某处，等待释放最大杀招的最佳时机，在最正确的时刻终结English。她就是那样一个狡黠的混蛋。不，你现在不能再想那些。周遭的声效让你心潮澎湃。不，不是声效……是那种感觉。这是一首你只能用骨髓去感受的次谐波交响乐。这就是了——这就是悖论宇宙的终结。这就是你在那些动漫画风的梦里看到的场景。一团凝固的空气顺着你的喉咙滑下，但你……

> 不要犹豫！

你们身后的juju消失了，它“噗”的一声被吸出了现实世界。你挥动胳膊做了个笨拙的小动作，就像“爵士手”（抬起小臂，掌心向外挥舞手掌）那样，然后召唤出一缕小风帮你扶住了断掉的眼镜。然后你从你的武器装备栏里抽出了你最邪恶的锤子。你的少年伙伴们也都有样学样，你回头看了一眼，他们现在都很酷。Rose用厄克德娜之翎（Quills of Echidna）编织出光丝；Dave装备好了他的钢圣剑，他背后的时空乱流乍一看上去就像一团JPEG产品，如果你不仔细去看的话；Jade的手指扣上了她最喜爱的枪的扳机，耳朵也竖了起来。

**JADE: 让我们出击吧！！！！**

**ROSE: 不要自大。**

**ROSE: 我们必须严格按照计划行事，首先……**

但Rose没能把她要说的话说完。Lord English张口发出一声怒吼，一道能量冲击波就直冲你们扫来。Rose是唯一被冲击波波及到的，她就这样以慢动作消逝在空中。你甚至能在黑暗中辨认出她的轮廓。她用一只手臂挡在眼前，耸起肩膀做出防御的姿态，长长的披风在身后飘舞。她留下的残影渐渐消失，就像盐粒溶入大海。你仿佛听到了宇宙之钟的鸣响，嘀，嗒，嘀，嗒，为她的最终命运奉上伴奏——她英勇就义。

**JADE: rose！！！！不！！！！！！**

Jade毫不犹豫地开火了。空间崩碎的爆响盖过了步枪的轰鸣。Lord English抬起他巨大而亵渎的手掌将含着超自然之力的子弹挡向别处，这让Dave抓到了突袭的机会。他挥起传奇的兵刃砍向他肥壮得不可思议的身躯，这本应是势在必得的一击，就像割裂一座宽得不可思议的丑陋的绿色建筑。然而他却彻底打空了。难以想象这样的大块头能够闪避得这样快。

Jade端起她的步枪，接着又把它扔到一旁。她在想什么呢？在掌控了空间之女巫的全部力量和首席监护者的无尽权能之后，她怎么还在和这种低级的火器较劲？她紧握双拳，做出了一名真正的武士在蓄他妈的力的时候会做出的动作。她集中注意力，绷紧了肌肉。从她紧咬的牙关间逸出了属于恶犬的咆哮。虚幻的光环包围着她，直到空间弯折成透镜。然后……

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电弧噼啪作响，也没有亮绿色的光焰舔舐烧蚀。她竭力追寻，却只发现她的力量源头已不再对她敞开。她抬起头，逐渐理解一切。天空中的那个东西，那个饥渴地吞噬万物的黑色天体……那是绿太阳曾在的位置。但它已经完全被黑洞所吞噬。这是个恐怖的认知。她突然感到自己那样无助。

Jade想要张口大声呼救，但她的动作被打断了。一片锋利如剃刀的时空碎片插进了她的后背。它瞬间刺穿了她，从她帽衫胸前的空间符号正中央破体而出。她的呼救被噎回了嗓子眼里，再也不动了。从她自己身上喷洒出的鲜血像光圈一样拱卫着她。

> 介入！

此时距离你们投入战争还不到一分钟，你们的谋士和最强力的玩家就出局了。你召唤出风暴，想要暂时缠住Lord English一段时间，好让你有机会拉住外胚姐妹的手腕。然而你却只抓到了她裙子的衣褶。Lord English挣扎着爬出你刚刚建造的风之监狱，他的一条胳膊已经探出气旋的外缘，正在狂暴地四下挥打。Tavros重新爬了起来，在察觉到English当前的易伤状态后，他指挥着他那一方的鬼魂发动攻击。然而没有一个人理会他。

Jade正在飘远。你艰难地维持着对你的旋风、你的眼镜、你的锤子和你对她的拉扯的控制。Lord English的头也从风暴之上冒出来了，他直直地向你看过来，缓缓地张开那张血盆大口，张开的角度比任何致命生物的下颌关节所能张开的极限都大得多。你一眼就看见了他黑洞洞的喉咙，他已经准备好了第二发恐怖的激光射线。你没有多少反应时间了。

> 做出决断。

你放开了Jade。她以慢动作越飘越远，裙褶的波涛托载着她。你召来一阵风，将她吹离了战场。气流的后坐力将你向后推去，她流出的一线鲜血溅射在你的脸庞。但正如你所料，推开她之后你俩之间出现了足够大的空隙。镭射的吐息从你和她之间扫过，差一点就擦中了你们。

你跌跌撞撞地后退，就像真的被击中了一样。你对旋风的控制松脱了一瞬，这已经足以让Lord English把他那华丽的金色假腿拔出风暴。不仅如此，更加灾难性的事情也发生了：你已经断裂的眼镜掉了下去。你反身抡起锤子把他那恐怖而致命的头骨砸回风暴中央。你看不清具体发生了什么，但你听到了震耳欲聋的“咔嚓”声，还有第二声、第三声。听起来就像你的视野之外正在播放一篇谷物广告。

**JOHN: dave！**

**DAVE: 怎**

**JOHN: lord english他……吃掉了我的锤子？**

**DAVE: 是的老兄他确实吃了**

**JOHN: 这他妈什么情况。**

那是真实的暴行。不能这样下去，你不能不戴上你的眼镜就投入战斗。由于你盲目的痴愚，Lord English吃掉了你最牛逼的锤子之一。

你深吸一口气，然后下潜，潜入鬼魂的海洋。你笨拙地手掌着地，一个跟头翻进了一群你完全不认识的分支时空的troll中间。

**JOHN: 呃，嘿伙计们。下面有人看到过一副眼镜吗？这很重要。**

所有的人都在耸肩。这一群迷失的灵魂证明了他们的全然无用。你很难相信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有可能我这样的战争中生还。也许不必生还更好。

在你身后，由风织成的屏障被撕裂了。Lord English破牢而出，他的假腿在鬼魂大军中横扫而过。鬼魂们像保龄球瓶一样四散纷飞，他们中的许多都跌进了空间的裂隙。就在假腿踢到你之前，一个troll跳到你前方挡住了他的攻击。她的三叉戟叮当一声撞在假腿上，把它打了回去。

**JOHN: 喔啊，就差一点儿！**

**MEENAH: 鳀时候登上最终舞鲐了**

**JOHN: 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很忙！**

**JOHN: 呃，这个问题确实很怪但是……**

**JOHN: 你有在这下面看到过一副眼镜吗？**

**TAVROS: 呃，你在找的是这个吗？**

Tavros出现在你的身后，他递上了你的眼镜，虽然依然是断成两半的状态。你把它们重新归位于眼前，迅速评估了一下战局。

> 迅速评估战局。

哎呦。已经突破了你的风之囚笼的Lord English正在四处奔走，挥洒比刚才更盛的怒火。他头顶的黑洞越来越大。你看到战场边缘的鬼魂正连滚带爬地凌空飞向黑洞——他们扭曲着、尖叫着，那样无助。

同时，Tavros突然领着由六个鬼魂组成的可敬的小队攻向了Lord English的那条真腿。你瑟缩了一下，因为在结局展开前你就预见了他们的结局。这实在遗憾，因为你还没有找到机会感谢Tavros帮你捡回了眼镜。English提起膝盖，一脚就将三个鬼魂跺至湮灭。包括Tavros在内的另外四个也在光柱中蒸发于无形。此时，鬼魂大军的减员已经非常严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要么在逃跑，要么在被吸入黑洞。

你抽出了又一把锤子。这是经典款的皱纹灭绝者。它那一对熨斗正烧得嘶嘶作响，随时等待着出击。你用风推动自己重返战场。Dave用他的剑刃在English的躯干上蜻蜓点水似的切割出无数剪纸般的刀口，但这头怪物依然敏捷如初，想要瞄准他十分困难。你趁他跳跃分神之际锤向他的头骨侧面。你的锤子砸出了让你心旷神怡的咔嚓声，他退了一小步，但瞬间就恢复了过来，他反扑的速度快得让你几乎看不清。

English用他的嘴接住了皱纹灭绝者的攻击。你牢牢地抓住手柄，但他极速地甩着脑袋，就像叼着兔子的狗试图甩断猎物的脊椎一样。他咬紧牙关，碾碎了皱纹灭绝者的锤头，将碎片吞吃入腹。你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个大家伙吃掉了你的第二把心爱的锤子。他以难以置信的敏捷冲向你手中的武器残骸，贪婪得简直滑稽可笑。你向靠近黑洞的方向后撤，但稳定住了自己的坐标。你看了手中不幸被嚼烂的皱纹灭绝者最后一眼，然后耸耸肩将它扔进了黑洞。

你低头看向你的敌人，并注意到Meenah还没有放弃，她紧追着他的左裤带。

**MEENAH: 呦坚持一下**

**MEENAH: 我要准备鲨招了**

Dave后退一步，为她所准备好的不知什么杀招让出了一点空间。她举起三叉戟，扎向了Lord English的后颈。English的反应就像被蜜蜂叮痛了一样。他咆哮着直起上身，把Meenah从背上抛了出去，她飞快地飞向了无尽虚空。你无法以目力追踪她的轨迹，她飞得太快太远了。你只能去假设最糟糕的结果。

你再次将视线投向下方。在摆脱可恶的女继承人之后，English没有浪费一点儿时间。他用硕大的绿色脚掌踩住了Dave，而且还在施加压力。你必须迅速做出行动。你掏出又一把锤子——你已经不在乎你掏出的是哪一把了——对准那头怪兽的脸扔了过去。English迅速扭头迎向飞来的锤子，把它整个生吞了下去。你随即冲上前，不假思索地去拿下一把锤。这一短暂的干扰除了为English提供新的美味锤子点心之外，似乎的确为Dave争取到了时间，他扭动着从English脚底的空隙里钻了出来，重新恢复了镇定。他举起了剑。

**DAVE: john我需要一点点……**

Dave低头躲过English的狂暴挥拳，紧张地向后退去，双手颤抖着将剑举在身前。

**DAVE: 随便什么东西**

**DAVE: 我现在需要一点点随便什么东西**

**DAVE: 就你现在随便做点什么他妈的蠢事都可以**

**JOHN: 我来了！**

你点开武器装备栏，把你剩余的锤子全部喷了出来。这里面有一些你消耗了大量幸运才制成的绝佳之锤，也有一些你做出来只为了搞笑的垃圾之锤，还有大量介于二者之间的锤子。你一翻手腕，指挥它们绕着你高速旋转，构成一堵由纯粹的烂锤制造的绝不可摧毁的障壁。好吧，其实这道屏障可能跟不可摧毁一点儿都沾不上边，但你总得在打出下一次攻击之前给自己鼓鼓劲。你手中握着的是一把你已经很久未曾想起的武器：自动摇摇掷骰煞呼呼战锤。它洋溢着狡黠的力量和几乎丝毫不加掩饰的捣蛋之力。你手持外表与小丑如此密不可分的武器，摆出了你能做到的最牛逼的造型，准备发动进攻。

然而，你再次被从身后传来的尖声呼喊打断了动作。这个声音一半熟悉，一半……猫？

**DAVEPETASPRITE^2: B33 <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一～下～**

你及时地转过头去，正看见一束橙绿交杂的能量像子弹一样从你身边掠过。它砸在Lord English身上，把他撞得脚下一歪。

**DAVEPETASPRITE^2: B33 < 我回来了**

Dave举着剑站在那里，他显然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事发生。他的表情完美地表现了惊恐与面对眼前的未知玩意儿完全理解不能的集合体。

**DAVEPETASPRITE^2: B33 < 老兄我真不敢相信你居然认不出我**

**DAVEPETASPRITE^2: B33 < 是我，davesprite**

**DAVEPETASPRITE^2: B33 < 呃再加上nepeta？**

**DAVEPETASPRITE^2: B33 < 现在我们改叫davepetasprite^2了**

**DAVEPETASPRITE^2: B33 < 我们现在是永久融合体了而且已经解决过我们所有的狗屎烂蛋！**

**DAVE: 哦**

**DAVE: 哦这听起来真是干他妈的糟糕但行吧**

Davepeta张开翅膀，在战场上投下波涛般的暖光。不知为何，当光线笼罩你时，你感受到了心安。在Davepeta身后，Lord English还在挣扎着爬起身，他咆哮着翻来覆去，像一只被踢翻的乌龟。他的肌肉太硕大了，连他自己都很难控制自己。

这本来是滑稽的场景，但前提是你周围的现实还没有被纷繁的裂缝撕碎。天空颤抖摇落，针状的时空碎屑之雨向四面八方喷发，在所至之处开辟更多虚空。在乱象之上，Davepeta刚刚完成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你意识到你在喧闹中无视了绝大多数的演讲内容。

**DAVEPETASPRITE^2: B33 < 我知道它现在强壮得很但是我们会成功的喵**

**DAVEPETASPRITE^2: B33 < 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是唯一一个能干成这事的**

**DAVEPETASPRITE^2: B33 < 归根结底**

**DAVEPETASPRITE^2: B33 < 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B33**

好吧，演讲的最后部分也还不错，你心想。至少你还听到了结尾，想来这一定是全文最重要最振奋人心的部分。你与Dave默默交换了一个眼神，于无声中说尽了需要说的一切。Davepeta说得对，现在只剩下你们三个了。你们没有失败的余地。

> 终局。

大战的最终赛程就像加满油的醉酒机车一样横冲直撞。或者说是加满油的、正沿着陡坡冲向万丈悬崖的机车，纵使加满油也无济于事。你、Dave、Davepeta——这就是你口中的战队。这不仅是因为举目四顾，你们三个已经是这片区域内无论死活的最后存在。另一个理由是，去他妈的，你就是要这样组队。你高效地抡圆了你的锤子，化作踢爆屁股的旋转木马，将满腔的怒火输出于Lord English的大脸。锤头一次又一次地砸在他的脸上，就像老虎机里飞速升高的计数器。

Dave终于成功地在Lord English身侧划出一条红痕，真正的鲜血流了出来。剑痕割断了他的一根裤带，除此之外肯定还额外割断了其他东西，因为Dave拔剑时有砍断软骨与肌肉的噗嗤声发出。但他的抽身动作还是慢了半秒，没能躲开伤口里出喷射的液体。

English吼叫着挥动手臂向Dave打去。你立即向他大张的嘴里塞了一把锤子，一秒钟也没有浪费。你的锤子毫不意外地被他吞下去了。现在你基本上就只是在向他天杀的嘴里投掷锤子，就像投喂他史酷比饼干一样。你不会轻易忘记这场暴食的表演。你意识到你似乎被困在了死循环的怪圈里，而且马上就要面临锤子告罄的危机。

**JOHN: dave……猫导航灵！帮帮我！**

**DAVEPETASPRITE^2: B33 < 来了老哥**

Davepeta用酷炫的金刚狼爪挠过Lord English的后背，然后一脚踢向他的后脑勺。你完美地抓住了时机，用煞呼呼战锤恰到好处地由下而上撩向他的下巴，完成了这次组合连击。

下一刻，Lord English就用嘴叼住了锤头。

**JOHN: 不，不行，又来了……你这……**

**JOHN: 丑陋的大怪胎！**

**JOHN: 我真的、真的很喜欢这把锤子啊！**

也许是因为你在这把锤子上倾注的感情，抑或你只是受够了这头粗鲁的肥猪像吃无限量自助餐一样对待你一整列表的锤子，总之，你决定结束这场狗屎投喂。这就是为什么当English用舌头卷住锤子、在潮湿的噗噗声中展开下颌关节时，你拒绝放开锤柄。你一只脚踩着他的鼻子，另一只脚蹬着他的下牙床，开始与他的舌头拔河。他发出一阵尖锐的喉音，将煞呼呼战锤吞得更深了。你的脚跟在一滩口水上打了滑，这下你整条腿都蹬进了他的嘴里。

你身子一扭，失去了平衡，再也无法维持刚才的动作。直到他的喉管壁收缩、箍住你的脚踝，你才松开了手里的锤子。他只是吞咽了一下，压力差就把你的膝盖也捅进了他的喉咙。煞呼呼战锤已经躺在他的肚子里了，而在你反应过来之前，你本人也将步它的后尘。这就是你的结局吗？不，你不同意。这样的死法实在是太他妈的蠢、太他妈的不公平了！

**DAVEPETASPRITE^2: B33 < john!!**

Davepeta闪现到你的背后，把胳膊插到你的腋下，开始把你向外拔。至少他把你的头从怪物的血盆大口里拖了出来。但English已经合上了嘴，重重地夹住了你的胸膛。非常重。

Davepeta的反应很快。他把利爪插进了怪物的后槽牙之间。你听到他一边闷哼一边转动胳膊，把咬住你的大嘴重新撬开。

你还没有死，但Lord English确凿无疑地在你的胸膛上留下了一根巨大而尖利的牙齿。你的视线开始旋转，开始变得模糊，开始破碎，开始发黑，然后……

> 你妈的，不要死。

你昏迷了……嗐，你也不知道你昏迷了多久。但这段时间足够让Davepeta把你拔出Lord English的大嘴了。你看到他的脸就在你的脸上方。他就像混沌之海中漂游的霓虹色污点。

**DAVEPETASPRITE^2: B33 < 哇哦你差点就被他生吞了**

**JOHN: 啊？**

**DAVEPETASPRITE^2: B33 < 很抱歉喵告诉你老兄你现在的状态烂得像屎**

**DAVEPETASPRITE^2: B33 < 你得留在这儿看我们打爆那个婊子了**

**DAVEPETASPRITE^2: B33 < 向我花～誓你不会乱动可以喵**

**JOHN: 我……花誓？**

**DAVEPETASPRITE^2: B33 < 哦嘿嘿**

**DAVEPETASPRITE^2: B33 < 发誓**

**JOHN: 哦……**

Davepeta将一个东西举到了你的面前：你的眼镜。他把眼镜塞进你的连帽衫前兜，拍了拍你的头，然后升空，重返战场。

你头晕眼花，根本没有力气阻止自己精神焕散。血珠漂浮在你的周围，稀薄而多泡，就像滴进水里的油。这是你的血。

> 检查伤势。

你抬起下巴，看见了它：Lord English的黄金牙齿齐根折断，嵌入了你的胸膛。它一定卡在了你的两根肋骨之间，你这样心想，因为每当你呼吸时你都巨他妈的痛。你保持着抬头的姿势望向他们的战斗，但那实在是太远太模糊了，你觉得你仿佛在看投在墙上的影子戏。

Dave终于站上了属于他的舞台。他将钢圣剑刺进Lord English的胸口，直到剑身完全没入至柄。剑刃周围的伤口被灼烧得嘶嘶作响。这把武器——和它不凡的材质——对English而言是一种剧毒。他破碎而沙哑地嘶吼出声。这震碎耳膜的嚎叫撕裂了寰宇极界仅剩的残骸。现实自无处不在的白光上剥落，就像被打碎的蛋壳。

Dave试图拔出他的剑，但他已经被卡住了。English的尖叫转变为了属于捕食者的不祥的低吼，他再次张开了嘴。他叼住Dave，含住他的头，狠狠合上牙关，然后一扭，再一扭。咔嚓。巨量的鲜血立即糊满了他的头骨以及上半身。他得意洋洋地仰头，将那颗已然与躯干分离的头颅生吞入腹。了无生机的残躯慢悠悠地旋转着落向了黑洞。

Davepeta正在含糊不清地呐喊着什么。或者他们也许只是在以最大音量发出呐喊而已。那也是你此时此刻渴望去做的事。但是你不能动。你的四肢沉重得像铅条。你浏览你的战斗装备栏，但你已一无所有。没有锤子。什么也没有。现在唯一能指望得上的只有Davepeta了，他似乎还有大量的武器。如果它们不存在于装备栏里，那就一定长存于他的心中。

在那头野兽沾沾自喜于年少的Strider的死时，Davepeta在他身后二十步远处伏下身，轻摆臀部，然后猛然跃起。他紧紧扒在English的后背上，用双腿缠住他的腰腹，掰开他的双臂，将利爪抠进巨兽的腋窝。他带着爪套的手插进English两侧的锯肌，连整个拳头都捅了进去，只留手腕在外。然后Davepeta展开了他那震撼人心的翅膀。如果有无知的旁观者从正面观察Lord English，可能会误以为那双橙绿色的翅膀属于English本人。

接着，Davepeta用尽全身的力气振翅，将Lord English拖到了半空，向着黑洞的方向飞去，留下一条霓虹色的血迹。English剧烈地挣扎抗拒，但他俩已经同时被黑洞的引力势阱捕获，跨越了最后一条逃逸边界。无论他如何尖叫哭喊，都不可能改写既定的结局。赢得这场胜利、做出最后的牺牲，自始至终都是独属于Davepeta的命运，他们在被创造的那一刻就已经对此了然于心。而在这一天以这样的方式死去，也自始至终都是独属于Lord English的宿命。

那颗黑洞——那敞开着的、不可撼动的、在宇宙中以此形式具现化的智天使尸体，与他诀别已久的同胞姐妹——终于得以迎接Lord English归家。

在亚原子崩碎的呜咽声中，English与Davepeta被吸进了黑洞。智天使的重逢在悖论宇宙的可悲残骸中荡起激波。接下来，世界彻底地、完全地、绝对地陷入了沉寂。一切都结束了。Lord English已死。

然而，你并未感到尘埃落定。你不觉得你们赢了。事实上，你什么也不觉得。你此时此刻能想到的唯一念头，是……

Davepeta。他是那样的洒脱而英勇，他竟然就那样牺牲自己直接飞进了黑洞，就像……

*就像一坨天杀的垃圾。*你几乎能听到Dave这样对你说。愿上帝让他安息。

你垮塌在地面上，无论包围着你的全然虚无的物质中构成地面的是什么元素。这不可能。你不知道自己还能对感官反馈给你的一切报以多大程度的信任，你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相信这一事实。但这一切似乎真的结束了。你终于让自己接受了足够程度的真实，由此松开最后的一口气。你终于允许自己恍然意识到了汹涌的疼痛，它们发源自嵌入你胸口的金牙。你终于允许自己屈服于铺天盖地的困意。

> 闭上你的眼。

> ==>